

第二十五章 误诊

公众听证会后，大英驻华最高法院判决两位伊拉克人对已故哈通先生和路迦陵女士的婚姻没有经过拉比祝福的指控不能成立，因而他们对前美丽园主人哈通先生的遗产申索无效。

高易公馆律师事务所沉浸在一片欢愉的气氛里，其中容定的心情特别好，不仅是因为执行已故哈通先生的遗嘱赢得了第一仗，而且因为他最近又购下第二片地产。

第二片地产座落在西藏路，距离南京路700米。地产的原主人曾经是一位在金融业制药业享有盛誉的商人，但是碰上1931年后世界大萧条袭来上海，资金周展不灵，宣告破产。债务团将那片西藏路上的地皮拍卖还债，请高易律师事务所经办过户手续。恰好容定这几年来收入丰盛，手头现金正愁没处投资，便近水楼台，跟家底雄厚的宝璐小姐合资购下这第二片地产。

宝璐小姐的丈夫诸先生（经容定介绍）是高易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大写（文书）。他和他的兄长是一对被美国富商领养的华人孩子。这位美国富商同现任美国总统胡佛（Herbert Hoover）是好友。胡佛总统曾经在中国当过矿业工程师，31年前义和团动乱时跟宝璐小姐的父亲唐绍仪结为患难之交，由此原因，唐家跟这位美国富商也成了好友。最后，美国富商的两个华人养子成了唐家的两个女婿。

“容律师，我丈人最近到上海来了，跟我们住在一起，他问你今天有空去见他吗？”
诸先生午餐休息时在事务所的厨房里问容定。

“唐总理有什么事情？”

“我说不清楚。”

容定知道这位诸先生尽管有一个当过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的显赫丈人和一个正在当民国驻瑞典公使的亲哥，却是一个十足无用的老实人，口齿不清，自己是看在宝璐小姐的十二分面子才推荐他来当事务所里最基层的大写，便不再问下去。

下班後，容定去了位於福开森路18号（武康路）的唐家。

容定是通过英国留学的学长伍廷芳认识唐总理一家的。伍廷芳跟唐绍仪在结束前清的南北会谈上作为对手初识，不打不相识，两位广东籍对手後来成了老乡好友。唐的三任前妻相继去世，经伍廷芳做媒，唐娶太古洋行买办之女为第四任妻子。伍廷芳在上海退休後，将容定这个学弟介绍给唐总理一家。

容定走在诸先生後面，登上五级花岗石阶梯。阶梯的一边是行驶汽车的水门汀过道，另一边是攀满牵牛花的竹篱，阶梯尽头是一道半弧形拱顶的玻璃门。一位穿笔挺长衫的壮汉笑嘻嘻地打开门，请宾主进屋。这位壮汉既是门房，也是保镖，如果容定是生客，他就会礼貌地挡道，浑身上下检查完才放行入门。

玻璃门後是一道短短的大理石铺地的走廊。每次走到这里，容定都要放慢脚步，以免滑倒。两人的脚步声走入大客厅，消失在毛层松软、丰厚的羊毛地毯里。

大客厅佈置豪华。一堆堆五彩鲜艳的缎子枕头随意放在绿丝绒沙发、波斯睡榻、无臂靠背皮椅上。一边墙上挂有绣着西方古典故事的壁毯，一边墙上挂有一幅孔雀羽毛编成的大扇子。扇子前面供着一尊黄金小佛，小佛的两边各有一只当年唐绍仪出使美国途经日本时获日本政要赠送的七宝烧花瓶。瓶子里养着每天更换的鲜花，瓶子的底座用镶金花的乌檀木雕成。

大客厅的天花板中央垂下一架巨大的枝形水晶吊灯，特别的是水晶玻璃里嵌入有色彩的金属，射出的灯光，将黄昏的暗光挡在长流苏的蕾丝窗帘外，将颜色搭配齐全的大客厅照耀得五光十色。

唐总理在书房和容定相见。总理刚满七十，戴着金丝边眼镜，镜片後面露出一对认

真的目光，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鼻子和嘴唇之间留着胡子，胡子两角略微长于嘴角，修剪得整整齐齐。他穿着薄呢西式上装，没戴领带，胳膊肘下贴着鹿皮补丁，像是要去郊游的乡绅。

这间书房，容定已来过几次，每次来都对布置在这里不时更换的古董暗暗惊艳，每次来都会增进古董见识。唐总理告诉过容定，他是一个古董爱好者，特别爱好造办处制造的近代古董。何谓造办处？就是明朝以来专门替皇帝制造生活用品的御用小工厂。造办处分为“小器作”，“铸铜作”，以及“烧瓷作”。“小器作”专制雅致、精巧的雕刻红木器，比如瓶座、灯座、镜座、笔座、多宝柜。“铸铜作”专制五寸以下铸铜器，比如瓶炉、七宝烧蓝，分量都特别重，居说掺有金砂。“烧瓷作”专制各式鼻烟壶。此外，唐总理不惜巨资收藏宋元明朝的古画瓷器。所有的收藏，每隔一季，轮换在书房的檀木架上展出，供主人和来客观赏。书房里唯一不是古董的是一架五人座的加长型意大利沙发，唐总理经常坐在那架沙发上拿着放大镜欣赏握在手里的古董。

唐总理是个爽快人，看到容定出现，开门见山地说明请容定上门的用意：

“容律师，我退休了！今後长住上海，很多事要有劳你啦。”唐总理的上海话说得很流利，因为他从小在上海读书，直至中学。

“是真退？”容定问。

“你在盘问原告吗？当然是真退！”

于是，唐总理滔滔不绝地讲了自己最近三年的政治经历。自从孙文博士去世後，国民政府为了纪念他，特地在孙文家乡成立“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委任唐为主席。唐总理跟孙博士是同乡，便欣然接受任命，而且不惜以民国元老之尊自愿担任中山县长，抱着将家乡建设成南方第一大港的雄心，回家乡赴任。

三年里，唐动用自己的一切人脉，争取到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广东省中山县唐家环开辟为无税口岸，以六十年为期，定名为中山港”，目标是在二十五年里建成一个“无关

税的国际商港”，将香港、澳门的经济利权挽到中山港来。他往返奔走省港之间，大力推销建设中山港，提出远景规划：“将来建成铁路，直达广州，接粤汉铁路，直达中国北部和东北部，可以联络西伯利亚直达欧洲，至于机场，将来亦有地点可以筑。”港澳海外侨胞听了他的宣传，深受鼓舞，捐款高达一百多万元。

正当唐(总理)县长积极整顿疏浚河道开通航运、兴办电灯局、铺设长途电话干线网络、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下面发生了经办官员偷工减料、偷盗侨胞捐款、利用免税区域划界不明大量走私的臭闻，广东军阀趁机煽动中山县当地的“县兵”以索饷为名，逼迫唐总理辞去县长职务。

“我想明白了，官场跟当官的关系，就是雌雄蜘蛛的交配关系！”唐总理用一个幽默的比喻结束他的滔滔不绝。“官场就是‘黑寡妇’雌蜘蛛，当官的就是雄蜘蛛。‘黑寡妇’在交配的过程里食欲大开，雄蜘蛛在交配达到高潮瞬间突然发现自己的脑袋进了‘黑寡妇’的肚皮！后来，雄蜘蛛学乖了，碰到‘黑寡妇’立刻远离。远离到什么地方去呢？雄蜘蛛摇身一变，到上海租界退休来啦。所以，容律师，你怀疑我不是真退休吗？哈哈哈哈哈。。。”

唐总理、容定、女婿诸先生一起笑得非常开心。

“容律师，今天请你来，是要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唐总理话锋一转，对着书房门外喊道：“兆狮，可以进来啦。”

一位圆脸和气的年轻人应声走进书房。他衣冠楚楚，穿戴着丝质西装和领带、雕花皮鞋，挂着金链怀表。红彤彤的脸色笑颜常开，看上去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这是我堂弟唐兆狮，以前在中山的海关拱北分关上班，这次跟我到上海，现在上海江海关监督署上班。以后，我家有什么事情，兆狮会代我出面到贵事务所办理。对了，容律师，我一直忘了谢谢你帮助小女宝璐经营地产，现在她是我家女孩子里最有钱的一个。咦，你来做什么？”

一位满身珠光宝气、年龄跟总理相差一半的娇小贵妇人走进书房。她是伍廷芳介绍

给总理的妻子吴夫人。

“老爷，开饭了。”

“容律师，请在这里便饭吧，”唐总理邀请。

容定看了看表，七点还没到。唐府怎么这么早开饭？突然，容定想起唐总理一天要进四餐，估计晚上十点以后还有一顿晚餐。对于任何邀请的餐饮，容定一向来者不拒，但是他要关照妻子罗米不用等他回家晚餐。

“请问电话在哪？”容定问，“我要打电话关照家里一下不回去晚餐。”

“在那边楼梯间里，”吴夫人用手比划方向，“我们在餐厅等你。”

容定走进楼梯下面像阁楼那样斜顶的小房间，取下挂在柚木墙板上的电话筒，拨通家里的电话。“阿英吗？告诉太太，今晚我不回家晚餐，什么？你再说一遍。。”

容定听完电话那一头女佣阿英的话，脸色骤变。“知道了，我马上去！”

容定放下电话，匆匆走进餐厅。那里，两个女佣已经把丰富的粤式家常菜肴放满铺白餐布的大餐桌，唐总理夫妇、宝琰夫妇、刚介绍认识的兆狮先生都已在餐桌就座，等候容定入席后可以开饭。

“对不起，唐总理、唐太太，我大儿子病了，我必须马上回家，晚餐不打扰了。”

“少爷什么地方不舒服？”吴夫人问。

“说不清楚，刚送急诊，我马上去医院。”

“不要耽误他了，马上送他走。”唐总理阻止妻子再问下去。

宝琰夫妇离开餐桌，送容定到屋外的汽车里。

“快，去仁济医院。”容定吩咐司机老乐。

老乐看到东家铁青的脸色，不敢问一句为什么，将汽车驶离唐府的水门汀车道。

坐在汽车后座上，容定为长子容谷的病情出现这么突然的变化十分焦急。

长子容谷已经高中毕业，他的性格跟父亲那种犀利敏锐、目标明确、有的放矢、人

性往恶处想的性格完全相反。他很善良，会把浴室里抓到蟑螂拿到花园去放走，而不是像弟弟们那样一脚把蟑螂踩死，扔进马桶让水冲走。他很木纳，不善表达自己的感觉和思想，没有社交的朋友，最大的乐趣就是计算自己在美国西尔斯百货公司的顾客分享计划(Sears & Roebuck Catalog)上的积分凑满三美元信用，可以免费获取一件赠送的商品。他很迟钝，不善察颜观色，不能瞭解他人的感觉和思想，特别是不能瞭解父亲的感受，因此经常挨父亲的骂而不知挨骂的原因。他是四个儿子中最不讨容定喜欢的一个。

容定对长子容谷长期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失望情绪。容谷高中毕业时，除了英语成绩因为有从小在家补习的优势还拿得出手，其他各科成绩惨不忍睹。失望透顶的父亲认定大儿子不是可造之才（原话为“你这个人根本不配念大学。”），放弃送他上大学将来出国深造的宏大计划，让他自己到“外面去”找工作。一个像容谷这样老实巴交的人怎么可能轻易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呢？最後，母亲罗米偷偷托人在一家洋行替容谷找了一份初级职员的工作，才使容谷在父亲面前摘掉“窝囊废”的帽子。上班的头一天，容谷穿的新西装还是母亲罗米用私房钱置办的，因为母子俩都不想向家长容定开口要置装费而招来没趣的拒绝。

四天前，容谷觉得身体特别虚弱，在家躺了一天後，後脑发痛，再躺了一天，疼痛反而扩散到整个脑袋。容定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容谷怕父亲说他“没用”，勉强回答“有点累”。容定认为这个窝囊的儿子受不了工作压力，才会有这副焉茄子的模样，没有把容谷的病情放在心上。

又过了一天，容谷觉得口干舌燥，脑门发热。忧心忡忡的罗米问容定怎么办。容定来到容谷的房间，先用自己的额头碰一下容谷的脑门，以此测试容谷的体温，然後取过床头柜抽屉里的温度计，放入容谷嘴里，同时拿出怀表看时间。两分钟後，他从容谷嘴里抽出温度计，细看温度计的读数：华氏101度。

“他有没有发烧？”罗米问。

“一点点而已。”容定胸有成竹地说，“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没钱看医生，生病了怎么办？自己给自己看病。发热到103度，照样去上课上班。他这么一点发热，小毛小病，多喝点开水，自然会好的。”

罗米非常不满意丈夫这样的结论。但是，容府上上下下谁都知道，老爷容定的话一言九鼎，老爷说大少爷容谷的病是小毛小病，就一定是小毛小病，包括太太罗米在内，谁都不能反驳。

但是，昨天傍晚开始，容谷出现肚泻的症状。他不想声张，父亲不是说过“发热到103度，照样去上课，上班”吗？抱怨病情只会招来父亲更多的呵责。所以，容定今天去上班时并不知道大儿子的最新病情发展。

接下来的六个小时里，容谷的病情突然加重。他多次肚泻，皮肤发冷变得毫无弹性，眼窝凹陷，一下子像老了许多。罗米急忙打电话向家庭医生黄逸伟(Amos Hwang)告急。黄医生听了病症，要罗米立刻送病人去仁济医院急诊。等容谷抬上救护车时，他已处于半昏迷的虚脱状态。罗米随病人去医院前，打电话去高易律师事务所找丈夫，却被告知容定律师已经下班，下班后去什么地方并不清楚。

以上就是女佣阿英在电话里告诉容定的一切。

老乐将汽车停在山东路仁济医院那栋褚红色大楼前的车场。天色已黑，这里却依然车川人流繁忙，不时有救护车到达，引来大批救护人员，将病患抬入边门开在车场边的急诊室。容定急不可耐，不等老乐按规矩开车门，自己从後座下车，呼地关上车门，直奔医院大楼。

前台问询处的护士小姐告诉容定那个叫容谷的病人现在三楼隔离病房。

容定穿过病人、家属、护士、医生川流不息的走廊，登上电梯，到了三楼隔离病房门前。这里是不让家属随意进入的区域。两个戴大口罩的护士小姐用床车推出一个戴同样大口罩的病人，容定向他们让路。容定看到病人露在大口罩外的眼睛，眼神毫无焦点。

隔离病房门前靠墙放着几条白色长板凳。那里坐着一些人，他们是病患家属，有的在哭泣。

有三个家属站起身，迎向前来，他们都戴着大口罩，容定一时认不出他们是谁。

“容律师，你总算来啦。”黄医生隔着大口罩打招呼。容定这才认出另外两位是妻子罗米和妻子的姐姐罗达。

隔着大口罩，容定看不到罗米的完整脸色，但是显然她刚哭过。容定拼命忍住自己的眼泪，不让他们察觉。

黄医生从口袋掏出一个纸袋，再从纸袋掏出一只干净的大口罩，麻利地替容定带上。

“我们去见传染科主任。”黄医生拍拍容定的肩膀说。

黄医生是容府的家庭医生，自己开着一家小型的私人医院，容府的四个儿子和去年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小女儿都在那家医院出生。

传染科主任的办公室跟隔离病房同在三楼。和主任一齐接待容定他们的还有两位女性医务人员，她们都戴着大口罩，穿着白大褂。

传染科主任将她们作了介绍。一位是传染科护理部主任，一位是隔离病房的值班医生。护理部主任已在仁济医院工作十二年之久，值班医生是主治内科医生，专攻传染病。所以，病人容谷正得到本院最佳医务人员的照顾。而且，传染科主任本人跟贵府的家庭医生黄医生是同学，所以请家属放心，本院一定尽心尽力救护病人容谷。

“劳驾，”主任对值班医生说，“请你介绍病情。”

“一切症状和化验结果表明，病人容谷患得是霍乱。送来的时候，病人已出现虚脱现象，这是由于严重腹泻造成电解质失衡。目前采取两项治疗措施：第一，口服溶液补充流失的体液；第二，通过静脉注射，施打Lactated Ringer's Solution（乳酸钠林格注射液），提升因缺钾造成的低血容和血压。”

“他会死吗？”容定直截了当地问。

“如果他提早24小时送来，一切无碍。现在很难说，我们会密切观察，下面24小时是关键。”

值班医生“提早24小时送来”的话，像鞭子一样抽打容定的内心。他感觉到妻子的目光像烙铁一样烫着自己。

“请问家属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能进去探望一下病人吗？”罗米的姐姐罗达问。她的丈夫是商埠印书馆的原始创办人之一姻亲尤坤。

主任看着值班医生，用目光表示这事你来决定。

“可以，如果各位答应第一不跟病人说话，第二不靠近病人，第三不超过五分钟。”值班医生说。

“我答应。”罗米一改平时事事由丈夫做主的习惯，抢先回答，声音隔着口罩，非常坚定。

主任让开路，请值班医生领着容定他们去病房。

仁济医院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医院，最近刚刚进行过翻修。隔离病房是典型的现代格局，每个病人配置一张病床、一个床头柜、一张铺白布单的折叠椅、床头柜上有一部小台灯、病床上有一张可以折叠升降的餐桌。病床跟病床之间用白布屏风隔开，床脚是一张装轮子的可移动白桌，上面放着纱布团、药瓶、针剂、注射器、血压器。

躺在隔离病房的病人都是重症，这儿只有呻吟，没有喧哗。容定他们走进来的时候，护士正要给容谷打针。她从床脚桌上拿起注射器，装入针剂，将针头朝上，手指轻弹针筒，逼出气泡。然后，她解开穿在容谷身上的那条条纹病号裤的腰带，对好针头，刺进容谷的臀部。

容谷脸色蜡黄，眼睛闭着，一只手臂上挂着静脉注射的吊针。护士的针头刺入的那一刻，由于刺痛他的眼皮眨了一下，却始终没有睁眼看一下周围，不知道父母就站在3米

之内。

值班医生戴上听诊器，撩起容谷的病人上衣，把听诊器圆盘放在他的胸口上，全神贯注地听了一会，然后抽回听诊器圆盘，脸色严峻地对容定他们说：“他仍旧很虚弱，你们请退吧。”

罗米看着儿子，忍不住想说什么，却被姐姐罗达拉着跟其他人一齐离开隔离病房。

隔离病房外，女佣阿英从家里拿来几条毯子。容定谢绝黄医生要陪他们一齐在医院守夜，自家三人在隔离病房外的白色长板凳上度过夜晚。

起初，他们谁也睡不着。每次有医生或护士进出隔离病房时，他们都会警觉地站起来，希望从医生护士的脸上读到儿子病情进展的端倪。

凌晨三四点的时候，经历超过一整天折腾的他们终于熬不过疲劳，纷纷入睡。他们睡得很不好，恶梦连连。。。却都没有被一阵忙乱的脚步声惊醒。

“容律师，容太太，请醒醒。”传染科主任将他们唤醒。昨晚的值班医生和护理部主任同时出现。

“我儿子他怎么啦？”罗米立刻恢复清醒，紧张地站起来问。

“容太太，别急，别急，听主任慢慢跟您说。”护理部主任把手搭在罗米肩上，轻轻地把她按回长板凳。

“我恐怕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传染科主任深深吸了一口气，字斟句酌地讲：“容谷的情况不太好，血压很低，目前院方正在全力抢救。您们要做思想准备。。。 ”

容定握住主任伸出的手，毫无表情地点点头，他昨天就预感到这个最坏的结局。

罗米呜呜哭泣起来，姐姐罗达一边抹眼泪，一边拼命揉罗米的背部给她缓解压力。